

續資治通鑑

冊空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之者顥曰吾寧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因其薦拔以至

元紀二十六

起屠維單閼正月盡旃蒙作噩十二月凡七年

順帝

至元五年春正月癸亥禁濫予僧人名爵 二月庚寅

信州兩土 庚子免廣海添辦鹽課萬五千引止

辦元額

集賢大學士致仕陳顥卒顥出入禁闈數

十年樂談人善薦牘累數百有訏之者顥曰吾寧以

謬舉受罰蔽賢誠所不忍士大夫因其薦拔以至通

顯有終身莫知所自者追封薊國公謚文忠 夏四

月癸巳立巴延南口過街塔二碑 乙未加封孝女

曹娥爲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 己酉申漢人南

人高麗人不得執軍器弓矢之禁 是月帝如上都
鎮江丹陽縣雨紅霧草木葉及行人衣裳皆濡成
紅色 六月庚戌長汀大水沒民廬八百家賑恤之
秋七月戊寅詔諸王位下官毋入常選 甲申常
州宜興山水出勢高二丈壞民廬 八月丁亥帝至
自上都 九月丁巳賑瀋陽饑 自七月至是月太
白屢經天 冬十月辛卯享於太廟 壬辰禁倡優
盛服許男子裹青巾婦女服紫衣不許戴笠乘馬
甲午命巴延爲大丞相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賜七
寶玉書龍虎金符 十一月戊辰河南行省掾杞縣
范孟端一攷異元史帝紀作范孟端今從之外史作孟端依庚申後編謀不軌詐爲詔使入
行省殺平章政事伊祿特穆爾廉訪使鄂勒哲布哈
等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提舉

歸賜俾北守黃河口賜力拒不從賊怒繫之獄既而
官軍捕孟端誅之凡汙賊者皆得罪惟賜獨免賜同
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召司卯酉歷
炳懼不敢辭時人爲之語曰歸賜出角吳炳無光賜
之名用是大著尋由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入謝臺
臣奏曰此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嘗數爲之
賜以上尊 癸酉瑞州路新昌路雨木冰至明年二
月始解 十二月巴延構陷鄭王齊齊克圖舊作徹徹
篤今改
請賜之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特穆
爾布哈舊作帖木兒
不花今改威順王庫春布哈舊作寬徹
普化今改不俟命
卽遣之帝爲之不平

至元六年春二月己亥黜中書大丞相巴延爲河南
行省左丞相詔曰朕踐位以來命巴延爲太師秦王

大丞相而巴延不能安分專權自恣欺朕年幼輕視
太皇太后及朕弟雅克特古斯變亂祖宗成憲虐害
天下加以極刑允合輿論朕念先朝之故尙存憫恤
今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領諸衛親軍并集
賽丹人等詔書到時卽許散還本衛初巴延旣誅騰
吉斯獨秉國鈞漸有異謀帝患之巴延素養其姪托
克托爲己子欲令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
樞密院旺嘉努舊作汪家
奴今改 翰林學士承旨實喇卜舊作
沙喇 改班今同侍禁近巴延自領諸衛精兵以楊珠布哈舊作
燕者 不花爲羽翼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之儀衛反落
落然天下之人知有巴延而已托克托深憂之私請
于其父滿濟勒噶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
怒吾族赤矣曷若于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托克

托復質于其師浦江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果欲忠于國餘復何顧一日乘閒于帝前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巴延之黨獨沙克嘉本班舊作世傑今改阿嚕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托克托游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乃悉

其心靡他二人以聞于帝帝始信之不疑及巴延擅貶二王帝決意逐之一日泣語托克托托克托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嚕及托克托穆爾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托克托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沙克嘉本等謀欲俟巴延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置兵巴延見之大驚召托克托責之對曰天子

所居防禁不得不爾然遂疑托克托亦增兵自衛至
是巴延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畋托克托勸帝稱疾不
往巴延固請乃命太子雅克特古斯與巴延出次柳
林托克托遂與阿嚕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
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王德殿召省院大臣先
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集賽伊徹察喇舊作月可
察兒今改率三十騎抵營中奉太子入城又召楊瑪范匯
入草詔數巴延罪狀命平章政事珠爾噶岱舊作只兒瓦今改
齋赴柳林黎明巴延遣騎士至城下問故托克托踞
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
衛巴延乞陞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巴
延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
有臣弑君巴延俯首有慙色以太保滿濟勒噶台

爲太師中書右丞相太尉塔斯哈雅爲太傅知樞密院事特默齊爲太保御史大夫托克托爲知樞密院事旺嘉努爲中書平章政事嶺北行省平章政事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爲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托克

托之弟也壬寅詔除托克托之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環刀輒入內府乙巳罷各處船戶提舉廣東采珠提舉二司丁未罷通州河西務等處抽分己酉彗星如房屋大色白狀如粉絮尾迹約長五寸餘彗指西南漸向西北行庚三月甲寅漳州義士陳君用襲殺反賊李志甫授君用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丙辰赦漳潮二州民爲李志甫劉虎仔脅從之罪褒贈軍將死者者辛未詔徙巴延于南恩州陽春縣安置行至龍輿路驛舍病死庚辰彗滅自

二月己酉至是日凡三十二日 夏四月丙午詔封
滿濟勒噶台爲忠王賜號達爾罕固辭不受御史請
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 五月癸丑禁民間藏軍器
甲子慶元奉化州山崩水湧出平地溺死人甚衆
丙子帝如上都 六月丙申詔廢文宗廟主遷太
皇太后鴻吉哩氏於東安州安置放雅克特古斯於
高麗詔曰自武宗升遐太后惑于愾慝皇考出封雲
南英宗遇害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
同心翊戴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
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卽
立爲皇太子文宗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伊嚕布哈
舊作月魯不花今改額勒雅舊作也里牙今改埒棟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
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構流言

嫁禍于必巴實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
陬內懷愧歉則殺額勒雅以杜口上天不佑隨降殞
罰叔姁布達實哩怙其勢燄不立明宗之冢嗣而立
孺稚之弟伊埒哲伯舊作懿璘
贊班今改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

賢以長扶朕踐位賴天之靈權姦屏黜盡孝正名不
得復緩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意既
往之罪不可勝誅其命太常徹去圖卜特穆爾在廟
之主布達實哩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雅
克特古斯放諸高麗當時賊臣布哈額勒雅已死其
以明埒棟阿等明正典刑

「攷異」庚申外史云太后每言帝

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至

元五年己卯臺官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也乃陛下嬪母也前嘗
推陛下母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乃貶太后東安州
安置太子雅克特古斯瀋陽安置尋皆遇害尚書省因希旨謂文宗
在日素謂陛下非明宗子帝大怒徹去文宗廟主案順帝以明宗子
入繼大統則太后爲嬪母何待於臺臣之奏而始
知之其以六年爲五年皆傳聞之失實也今不取

監察御史

崔敬言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
罪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雅克特
古斯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
方明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憫蓋
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
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疏以陛下之心
爲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喻之常人有百金
之產尙置義田宗族困厄者爲之教養不使失所況
皇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
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
邊邦取辱外國況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它變關係
非輕興言及此良爲寒心望陛下遣歸太后太子
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

幸甚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雅克特古斯
於中道遇害 己亥秦州成紀縣山崩地拆 庚戌
處州松陽龍泉二縣積雨水漲入城中深丈餘溺死
者五百餘人遂昌縣尤甚平地二丈餘桃源鄉山崩
壓死者三百六十餘 秋七月甲寅詔封微子爲仁
靖公箕子爲仁獻公比干加封爲仁顯忠烈公 戊
午以星文示異地道失寧蝗旱相仍頒罪己詔於天
下 戊寅命翰林學士承旨腆哈奎章閣學士庫庫
等刪修大元通制 是月禁色目人勿妻其叔母

八月帝至自上都 九月辛亥明埒棟阿伏誅 癸
丑加封漢張飛武義忠顯英烈靈惠助順王 丙寅
詔今後有罪者毋籍其妻女以配人 冬十月甲申
尊皇考爲順天立道睿文知武大聖孝皇帝親裸太

室 壬辰立曹南王阿喇罕淮安王巴延河南王阿
珠祠堂 壬寅滿濟勒噶台辭右丞相職仍爲太師
以托克托爲中書右丞相宗正達嚕噶齊特穆爾布
哈爲左丞相滿濟勒噶台使人于通州開酒館糟房
日賣至萬石又廣販長蘆淮南鹽托克托不以爲然
屬參政佛家律舊作佛家
閻今改 曰吾父喜君君所言無不聽
盍諫吾父使解職不然人將議我家逐其兄而攘其
位衆口甚可畏也佛嘉律如其言乘間諷之滿濟勒
噶台遂辭職家居而托克托代其位 是月河南府
宜陽等縣大水漂沒民廬溺死者衆人給殯葬鈔一
錠仍賑義倉糧兩月 十一月辛未以孔克堅襲封
衍聖公 十二月詔復行科舉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
一次依科舉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人初中書參

知政事阿榮精於數學逆推多奇中天歷三年策士
之日與虞集會於直廬語集曰更一科後科舉當輟
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材彬彬大出矣已而果然 戊
子罷天歷以後增置官屬初文宗設太禧宗禋等院
及奎章閣藝文監至是大臣議悉革罷翰林學士承
旨庫庫曰民有千金之產尙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
天朝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然之改奎章閣爲宣文
閣藝文監爲崇文監就命庫庫董治餘悉罷之庫庫
又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備進講帝皆俞允 虞
集旣謝病歸帝嘗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
禁林集病作不能行屢有敕卽家撰文以褒錫勳舊
至是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
由彼書生耶

（攷異元史虞集傳以順帝此我家事之言繫于元統二年按其時尚未追理文宗舊詔也蓋元史連書

之失于限斷今酌附於至元六年又庚申外史謂順帝撤去文宗廟
主并逮當時草詔者瞿宗吉歸田詩話云集已謝病在家以皮繩拴
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則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帝覽
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托克托亦爲之言得釋然兩目由是喪明
宗吉所述近委巷之言殆惡集者爲之也使文宗當日果有親改詔
書是爲御筆改定其稿當藏之禁中豈得爲集所藏留爲它日地步
耶今仍從元史是歲立奇氏爲第二皇后后高麗人徽政院
使圖們岱爾進爲宮女主供茗飲以事帝性穎黠日
見寵幸奇徹皇后方驕妬數筆辱之奇徹后旣遇害
帝欲立之丞相巴延爭不可巴延死實喇卜遂請立
爲第二皇后居興聖宮置資正院使以掌其財賦后
無事則取女孝經史書訪問歷代皇后之有賢行者
爲法四方貢獻或有珍味輒先遣使薦太廟然後敢
食奇氏在高麗家微用后貴三世皆追封王爵
至正元年春正月己酉朔詔改至元七年爲至正元
年與天下更始 癸亥詔天壽節禁屠宰六日 是

月命右丞相托克托領經筵事 免天下稅糧五分
命永明寺寫金字經一藏 二月印造至元鈔九
十九萬錠中統鈔一萬錠 三月己未汴梁地震
夏四月丁丑道州土賊蔣丙等反破江華縣掠明遠
縣 戊寅彰德有赤風自西北起忽變爲黑晝晦如
夜 庚寅帝幸護聖寺 命中書右丞特穆爾達實
爲平章政事阿嚕爲右丞許有壬爲左丞特穆爾達
實國王托克托之子也巴延罷相庶務多所更張特
穆爾達實盡心輔贊每入番直帝爲出宿宣文閣賜
坐榻前詢以政道必夜分乃罷 己亥立吏部司績
官 庚子復封太師滿濟勒噶台爲忠王 罷潔州
河西務行用庫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戊申以崇
文監屬翰林國史院 閏月甲午賞賜扈從明宗諸

王官屬八百七人金銀幣帛各有差 壬寅詔刻宣
文至正二寶 六月戊午禁高麗及諸處民以親子
爲宦者因避賦役 是月揚州路崇明通泰等州海
潮湧溢溺死一千六百餘人賑鈔萬一千八百餘錠
時帝在上都不御內殿監察御史崔敬上疏曰世
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
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
畏之心也實勒鄂爾多斯舊作失刺幹耳柔思今改乃先皇所以備
晏游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
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
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
之福也帝又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復上疏曰
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輦帶重惜天物爲